

人与草木，谁在江湖？
学习植物的智慧。



WORLD VEGETATION

草木江湖

梦亦非 著

成都时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草木江湖 / 梦亦非著. — 成都: 成都时代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7-5464-0288-8

I. ①草… II. ①梦… III. ①植物-通俗读物②小品
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Q94-49②I26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21807号

草木江湖

CAOMU JIANGHU

梦亦非 著

责任编辑 陈德玉
责任校对 陈 诚
装帧设计 孟煜林
责任印制 莫晓涛

出版发行 成都时代出版社
电 话 (028) 86619530 (编辑部)
(028) 86615250 (发行部)
网 址 www.chengdusd.com
印 刷 四川省印刷制版中心有限公司
规 格 140mm × 210mm 1/32
印 张 5.5
字 数 140千
版 次 2010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4-0288-8
定 价 25.00元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举报电话: (028) 86697083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电话: (028) 83048191

草木江湖

目录

巴豆江湖
从来花面毒如此
忽地笑了……
宋代的荔枝不上火
会唱歌的鸢尾花
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
帅气香樟
顺水而生
被误解的大麻
假槟榔哲学
菠萝菠萝蜜，打雷不下雨
博落回
薄荷味的笑
长桥有影蛟龙惧
朝开暮落的忧伤
朝天之罐
从歌德到银杏炖母鸡
大地上的灯笼
大地上的钟表
断无消息，石榴红得要死
闲话番石榴
风吹乌柏树
钩吻
海上游侠儿
和谐从月季开始
你走后的第三天，鸡蛋花就开了
绛唇翠袖舞东风
因为蕨菜，所以隐士
龙应台的好奇
路过洋槐树甜美的花下
美人赠我蒙汗药
木瓜狂想曲
木末芙蓉花
暮色与记忆中的凤凰花
年华的模样
有没有菩提树
前世今生的白颜
三春三月杜鹃花
杀手，神话，天堂

十年长梦采华芝
手执一株黄花
苏东坡与站街女郎
岁月中的枫树
桃金娘是动物还是植物
陶渊明为何采菊
通假的植物
文化与植物的复仇
我吃过蓖麻子，我没死
握一把苍凉
遥远的溪黄草
相思有毒
误会的香橼
想象南瓜
笨蛋与椰子
野百合也有春天
一种植物可以有多少名字
饮一杯乡愁
英国骨瓷配以中国茶叶
有如北方的太阳
有谁听见簌杜鹃的歌唱
折腾人的桂树
醉把茱萸仔细看
栀子同心好赠人
两种美丽的区别
紧握那一捧高贵
卖了老婆买芒果

巴豆江湖

梦亦非

一般来说，有毒的植物都长得比较歪瓜劣枣，而促癌植物则较为漂亮，不管是变叶木还是麻疯树、红背桂，都很靓丽，包括巴豆也是这样。

巴豆并不是你想象中的藤类植物，许多豆都不是大豆那样的藤状，比如咖啡豆就长在灌木上。巴豆树是一种乔木，最高可达 10 米，之所以说漂亮，是因为这种树亭亭玉立，真可谓“玉树临风”，什么“玉”？绿玉！尤其是它的嫩枝，卵形或长圆卵形的叶片，有些透光，看起来更象质地很好的绿玉了。3 到 5 月份，巴豆树会开花，到了 6 到 7 月份，则挂果了。

巴豆一挂果，世界就热闹起来，尤其是武侠世界。如果没有巴豆，武侠小说就少了几分精彩，甚至情节会大受影响。你看小说中，黑店里的坏人们动不动就往主人公的饭里下二两巴豆，让主人公狂泻肚子行动迟缓，从而为坏人们赢得时间。当然，好人们时不时也会给大反派下下巴豆为自己赢得行动的机会。看起来，巴豆与迷香、飞镖一样，成为大侠们行走江湖的必备武器——生化武器。而当年蒙古军队就喜欢在箭头上浸巴豆涂，汗，这可算是最原始的大规模生化武器了。

但我们的有关部门应该严肃地指出，这是一种严重违法的行为：高危险性的人身伤害。为此，卫生、执法、文化部门应该联合起来发布一条规定，严禁在别人的饮食中偷偷投进巴豆，不管是在现实生活还是在武侠生活中。要知道那些情节会误导读者，好像巴豆没啥毒传的，了不起拉拉肚子，用“泻痢停”就 OK 了。要知道，巴豆是一种促癌物质，因为它含有巴豆油、巴豆醇二酯、巴豆醇三酯、巴豆毒素等化合物。巴豆油有刺激作用，要以引起皮肤过敏，腹泻，甚至它还会引起流产。天见可怜武侠小说中的那些女侠总是流产，原来是与巴豆有关系，妇联应该清查一遍武侠小说，勒令作者们修改情节才对。

并不是只有中国南方的巴豆才有毒，基本上所有巴豆都有毒，比如毛果巴豆和石山巴豆等，最典型性的特点就是致泻和诱发孕妇流产。拉肚子与小意思，流产有精神与身体双方面的伤害，再多吃几次会诱发癌症了，因为巴豆毒素是一种细胞原浆毒，可以溶解红细胞，并让局部细胞坏死，促进癌症的出现。

不要，巴豆树倒不是一无是处，它是很好的观赏植物，南方的公园、植物园与庭院中，经常会看见它们绿玉一般的身影……

从来花面毒如此

梦亦非

“莫轻摘，上有刺，伤人手，不可治，从来花面毒如此。”我在 MSN 签名档换上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的这几句词，被一女士看见了，大清早发短信吵醒我：“又失恋了吧？”“又”！真让我伤心与抓狂，这女人怎么就这样聪明呢？我一向讨厌聪明的女人，当然，笨的我也不喜欢。

金农的这几句词，附在他的学生罗聘的画上，罗聘曾经用指头作画画了一朵花，然后题上这几句话。如果要问这画的是什么花，可以答曰：情花。只有情花才这样毒：伤人手，不可治！金庸（与金农是什么关系？汗！）的小说《神雕侠侣》中，绝情谷杨过和公孙绿萼在相遇，公孙绿萼摘绝情花给杨过当早餐，杨过不小心手指被刺扎了一下，就这样中了情花之毒。一开始倒也没什么异常，但当他想起小龙女的时候，就觉得手指上的伤口处突然剧痛，虽然伤口微细，但痛楚处竟然厉害之极：宛如胸口蓦地里给人用大铁锤猛击一下。按照公孙绿萼的说法，就已经是中了情花之毒。

情花是什么样子呢？有人在百度上这样问，别人回答：“即使有，也决不会有那么玄的情花毒，没什么道理呀。”于是提问者郁闷到吐血：“问过之后才发觉我的问题真的好无聊啊……这个操作就当是撤消吧。”但我们可以这样推理情花：根据现代药学的知识，杨过的病情不是小分子毒素的所为，因为小分毒素在体内停留的时候很短。那么是什么呢？答案是微生物之毒，这微生物寄生在情花之刺上，而人类对它没有抵抗能力，要治疗它要使用抗生素，公孙芷有这种解药，但他不可能把它送给杨过。这种病毒在人体内应该被荷尔蒙激活，释放出某种物质，这种物质可以让患者产生强烈的痛感。所以杨过在想到小龙女的时候，他体内的荷尔蒙水平大幅度提高，激活了血液中的病毒，释放出大量的化合物，所以杨过才会有这种“胸口蓦地里给人用大铁锤猛击一下”的感觉。最后，杨过的情花之毒是用断肠草解掉，这种断肠草就生在情花的旁边，长在情花旁边，一般可以抵御情花上所寄居的微生物的侵袭——这也符合生物学的知识。

有人把情花坐实为颠茄，这种植物在中国南方很常见，尤其是西南地区，全株有刺，连叶上也有刺，开白色或淡紫色花，结红色果这实。这种植物的毒让人头晕、吞咽困难、发热、血压升高、肌肉抽搐——颇与小说中的情花之毒效相符。虽然这听起来有道理，但我还是宁愿情花是一种文学想象中的植物，这样，在现实生活中才不会刺伤我的手。你呢？

忽地笑了……

梦亦非/文

“忽地笑”为何要叫这个名字？听起来象美人无缘无故忽然一笑，惊艳，灿烂，充满了悬念。

百花凋尽之后，夏末秋初，忽地笑在西南的田埂边、荒地旁开放了，那聚伞花序在顶部生着，橙红色，花瓣向外皱卷着如绢花，而长长的须状花芯则招摇于其间。看上去这花就像寂寞中独自灿烂起来的朴素的美人，那隐居在乡间的、不与别的花合群的美人，落寂而神秘。

走过田间地头，我会远远就被绿色中的忽地笑牵引住目光，也会手执一株黄花，慢慢地在安静悠远的高原的天空下，淡淡地回忆或想象远方……

只是，我从未试图去品尝这花的滋味（拈花惹草是我的风流，而怜香怜玉则是我的本性）。

如果是古龙写，他肯定接下来如是写道：“幸好，他并未试图去品尝这花的味道，否则，事情会很严重起来。”

事情如何严重？呕吐。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再严重一点点，就是腹泻。如果你好奇地食用了花下的鳞茎（看起来象肥美的蒜头），就会很不漂亮地惊厥、像掉到冰水里一样四肢发冷，再加上一点点份量，则会呼吸麻痹。如果你不幸把这鳞茎当作了蒜头而毫无戒心地多吃一些，对不起，请到撒旦先生那里去报道吧。

古龙会说：“它，就是魔王撒旦派到人间来勾魂的死神，以少女的模样。”

忽地笑，为石蒜科、石蒜属，别名也叫金灯花、黄金百合等。鳞茎中富含有毒的石蒜碱。如果你需要利用它的毒性，可以微量使用，利于解毒、祛痰（可怜我的咽炎）、利尿、催吐，算是以毒攻毒了。如果你忽视它的毒性，可以栽种于庭院或山石间，非常富于视觉效果，它也是很好的插花材料。只不过，请不要好奇它是什么味道。

就象那些美女，远观或手拈即可，不要去好奇她们的滋味，关于这个真理，一向对女人有偏见的古龙大师，在他的每一部小说中都提醒过了。忽地笑还有一个与“色”有关的名字：脱衣换锦。美女脱衣够美吧？是的，美不死你——

当你呼吸麻痹心跳停止时，那一直冷冷地看着你的美人，忽地笑了……

宋代的荔枝不上火

梦亦非/文

广东大大小小的文化会议抢着在六月盛装台登，就连我也收到三四个学术与文学会议的邀请，问主办方何必如此抢滩，答曰：“正是吃荔枝的大好时节。”这倒是个极好的邀请理由，就算“赶会者”们对会议有所厌倦，对荔枝也不敢说不。连宋代大师苏轼都说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现在的文人谁能牛得过苏大师？所以乖乖地开会去吧，至少看在荔枝的份上。

我要参加的其中一个会议是高力士学术研讨会，据说荔枝之所以在中国文学中成为重要的水果意象，与高力士的举荐有关系：当年他走到权力的巅顶之后，向杨贵妃举荐家乡高州的荔枝。杨贵妃对这种南方水果有兴趣，只是从岭南到长安要让荔枝一直保鲜并不是件易事，那年代可没有冷藏箱也没有飞机。要知道荔枝是“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四日色香味尽去”。怎么办呢？好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把整棵荔枝树砍掉然后以快骑驿送（可怜的马儿呀）！关于此事，清代两广总督阮元诗曰：“新歌初谱荔枝香，岂独杨妃带笑尝。应是殿前高力士，最将风味念家乡。”似乎高先生在假公济私了。

最出名的荔枝诗是杜牧先生的“回长安望乡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现在还有一种荔枝品种叫“妃子笑”，它是较早熟的品种，皮淡红，不过只有天知道是不是当时进贡给杨胖美女的那一种。荔枝中最好的品种是桂味、糯米糍，以及挂绿。前两种没吃过，后一种见过但吃不起，2005年我与一帮作家入籍增城时，在欢迎仪式之前有一场书画拍卖会，每幅画附送一颗挂绿。可别小瞧了这挂绿，2002年6月，重量只有18.8克的第一号“挂绿”卖出了55.5万元的天价。何故？这最古老的挂绿目前只有一株！而且是清朝以前留下来的。

两广人容易见到荔枝树，但只能吃冰镇荔枝的北方人就不一定见过荔枝树，这种果树为亚热带常绿乔木，高可达20米，但商业栽培的荔枝树就没这样高，为方便采摘之故。而荔枝的故乡是中国，早在2000多年前文献上便有栽培荔枝的记载，现在的海南岛还有野生的荔枝林。

荔枝不宜多吃，多吃上火，所以吃荔枝后要吃点淡盐水或咸鱼汤。不过想来宋代的荔枝不上火，要不然苏东坡大师敢每天都快乐地吃三百颗荔枝？三百颗，起码也有十斤重了——大师就是大师，连肚量也比常人更厉害！

会唱歌的鸢尾花

梦亦非/文

感情是人类致命的缺陷，因为有了感情，人类成为不理智的动物，被驱逐出宁静幸福的理性王国，在所有感情中，犹以爱情显可笑，它是人类的阑尾，是让人异化的可笑冲动，是让人产生幻觉的毒品。何以见得，以舒婷阿姨的诗为证：“在你的胸前/我已变成会唱歌的鸢尾花”。（《会唱歌的鸢尾花》）你看在爱情的高烧中，诗人都变成了一种叫鸢尾花的植物，并且连植物也唱起了歌，这不是高烧超过四十度才怪。

所以爱情有害健康，请你远离。

诗人在昏迷状态中感觉自己变成的鸢尾又是种什么植物呢？首先要搞清什么是鸢。鸢，是一种猛禽，中国的诗经中最早提到这种动物：“鸢飞戾天，鱼跃于渊。”鸢尾花因为花瓣形如鸢鸟的尾巴，所以被形象地称之为“鸢尾”。它的属名 *iris* 为希腊语“彩虹”之意，喻指花色丰富。插花界人士或花店老板们也会以其属名的音译而将它俗称为“爱丽丝”。爱丽丝在希腊神话中是彩虹女神：众神与凡间的使者，工作任务是将善良者死后的灵魂从彩虹桥上携回天国。鸢尾花的法语名是 *fleur-de-lis* 或者 *fleur-de-lys*，它的古法语拼法是 *fleur-de-luce*，*luce* 就是拉丁文的 *light*，光明也。所以这花在法语里是“光之花”。法国的国花是鸢尾科的香根鸢尾（*fleur de lis*），它体大花美且婀娜多姿，与百合花（*lily*）极为相似。

虽然有些花店老板会将鸢尾说成是法国百合，但那绝对是蒙你，虽然一眼看上去都有六枚花瓣，但我要告诉你的是鸢尾花只有三枚花瓣，其余外围的那三瓣乃是保护花蕾的萼片，只是由于这三枚瓣状萼片长得酷似花瓣罢了。

鸢尾花在南方较为常见，所以生长在南方的舒婷阿姨才会在诗中信手拈来地写了它。只不过我从来不曾听过鸢尾花的歌唱，不知道那歌声是猛禽似的唳叫还是夜莺似的轻语？关于这个问题，有机会得请教诗中的“你”，这个“你”正是不是舒婷阿姨的先生评论家徐敬亚吗？

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

梦亦非 / 文

在上一篇写簕杜鹃的专栏里，我信口开河地希望来一次市花大 PK，没想到这厢话音未落，扬州那厢就搞起了市花大共荣，《南方都市》曰：“4 月 15 日，木棉、桂花、月季、北山茶、白玉兰、梅花等来自全国十城市的市花，齐聚扬州万花园。其中，广州市花红木棉，第一次与扬州市花琼花为邻，并肩栽种在了扬州瘦西湖畔。”

看来这真符合了我一向给小青年们打气的口号：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

关于木棉这种植物，在舒婷阿姨绝代名诗《致橡树》的普及之下，上过初中的人没谁不知道，就算未必能把“木棉”这个词与木棉这种植物对应起来，也会顺口就来两句：“我有我的红硕花朵，/ 像沉重的叹息，/ 又像英勇的火炬。”在朦胧诗盛行一时的那个年代，女权主义的“阴风”也吹进了中国大陆，女性不们愿做“攀援的凌霄花”，而要“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这听起来颇有点妇女解放的急先锋们要争着与男性一样并排站着尿尿的意味。

可怜的木棉就这样被文化给“涂脂抹粉”了，本来是好端端的树，非要在文化中被作为“沉重的叹息”和“英勇的火炬”，关于英勇的火炬可不是舒婷阿姨的信口开口，在壮族的神话传说中，木棉是壮族始祖神布洛陀的战士，在与敌人战斗时他们手执火把奋勇杀敌，就连牺牲时也都战立着，变成了满身红花的木棉树，所以说是“英勇的火炬”。当然舒婷阿姨未必知道这个传说，这是我帮她考证出来的，算是“诗歌考古学”？

其实木棉与文化的关系最紧密的是：它曾经是中国最主要的棉类植物，提供着纤维。中国最早的关于纺织的文献中，木棉被称为“吉贝”，为春秋前后的时代提供着重要的纺织原料。“吉贝”本是黎族语言“木棉”的音译，著名的“黎锦”就用木棉为主要原料而纺织，在文献中黎锦被称为“吉贝布”。木棉纤维作为天然生态纤维中的极品，最细最轻中空度最高，所以最保暖，细度只有棉纤维的二分之一，但中空率却达到百分之八十六以上，为棉纤维的二到三倍，做成的衣被“千年不蛀千年不霉”。遗憾的是因为技术问题，木棉纤维一直被认为是不宜于商业性纺纱的纤维。

不被用于商业用途更好，这样木棉就可以作为庄子所谓的“散木”而存在，可以在野外，在街道旁开花落英。这种高大的落叶乔木有着许多名字：红棉、英雄树、攀枝花、莫连、红茉莉……十多种。就连药典上也如此心潮澎湃地描述它：“树形高大，雄壮魁梧，枝干舒展，花红如血，硕大如杯，盛开时叶片几乎落尽，远观好似一团团在枝头尽情燃烧、欢快跳跃的火苗，极有气势。”

正因为“极有气势”，所以有些小孩在路过树下时会抱着头飞快地跑过，害怕被落下的花朵砸坏了脑袋；而有的小孩则把那花朵当毽子踢，我曾经站在阳台上数了数，那小孩颠了数十下，脚上的木棉花仍然地完整无缺，真是牢固到了“颠扑不破”的真理地步！

帅气香樟

梦亦非/文

很少有象香樟这种深具儒家中庸风范的帅气之树，它就那样玉立在南方的坡野上、街道旁。

香樟树很帅，不是《越狱》男主角那样坏坏的帅，而是基努·李维斯那样略带忧郁而挺拔的帅。它是乔木，达 50 米之高，树皮在儿童与少年时代为绿色，很平滑，进入中年后会变为黄褐色或灰褐色纵裂——沧桑感的男人才有更大的魅力啊！不过它不是一株不开花的树，它的花期在“夏始春余，叶嫩花初”之时，到了初秋即挂果，11 月，紫黑色的果子就会摇响在纯净的天空下。帅哥一般无啥大用，而香樟则不同，它的全株可以提取樟脑和樟油，女士们的名牌服装在柜子里不受虫灾，这里面就有樟脑——树中帅哥灵魂的保镖。

香樟的木材非常优良，不但抗虫害，更耐水湿，所以是建筑、造船、家具等的上上之选。苏州以前有一个风俗：谁家里生了儿子就会在院子里栽下一株梧桐树（以引来凤凰？），如果生下女儿呢？就只能栽香樟树了，香樟十八年成材，那些媒婆们如果在东张西望时发现谁家院子里有一株即将成材的香樟，只管放心大胆地敲门进去开展自己的业务。而女儿嫁出去之前，家里就会把那株属于她的“个人图腾”香樟砍下来做成箱子，给她装嫁妆。

所以香樟虽然看起来外表是帅哥，但在文化实质上却是靓女，苏州市把香樟作为市树，正在本质里契合了苏州文化中的那种阴柔的江南气质。

别小看这樟木箱，现在很少了，所以很值钱，杭州某位王先生手头有两只长 90 厘米、宽和高都在 50 厘米的小樟木箱，这是用 700 年以上树龄的香樟树打制，开价为 10 万元。想想也应该值这个数，既然江南的樟木到了十八年就会被砍下来做嫁妆箱，好容易才找到 700 年的香樟木，敢情那人家的女儿真长寿啊，活了 700 岁才有这样的嫁妆，所以不但值 10 万，叫 1000 万也不过份，所以说文物值钱的不是物质本身，而是时间。

作为树冠广展、枝叶茂密、气势雄伟的优良的行道树及庭荫树，香樟一直被中国人将它与楠、梓、桐合称为江南四大名木。

顺水而生

梦亦非/文

杜康不想再继续杀人，但他已经停不下来了，人生就是这样，许多事一旦你不能把握它的发展，最终自己会被卷入其中，每件事都会有一个生命过程。酿酒的技艺需要他去杀人，朝庭更需要他去杀人酿酒。

因为酿酒要用人血作药引子。

杜蓼说：“父亲，请将女儿杀了，让女儿到阴间给你赎罪。”

杜康不肯，因为朝庭不肯。杜蓼出去了，躺在床上朦胧中他似乎听到少年在遥远的千年后唱着一支歌子，“……让我大声地说出爱情，说出爱 / 行走在小石块划出的路上 / 是谁在给积水的田亩播种蝌蚪 / 辣蓼草喜欢上了阳光的碎响。”什么是“辣蓼草”呢？阳光照在它的叶片上，发出了细细的响声吗？

眼前春光灿烂的景象却在疑惑间换了，杜康的似乎看到杜蓼鲜血淋淋地从门外走过来，一步一滴血，而她身后，幻化着一大片茫茫白水。“爹爹呀！女狗已在后花园自杀，血溅着的地方，有一种红杆犬叶的草，可以采来做酒药引子，以后，就可以不用去杀人了。”话音落处，杜蓼的脸幻化着一标水畔摇曳的植物，消失在水中，却又似乎在更远的水中扬出微辣的芬芳……

杜康猛然惊醒，赤着脚下了床，走到屋外，空气里隐隐传来辛辣的气息，他在恍惚中沿着气息传来的方向走去。在后花园，杜蓼自杀之处，鲜血所到，都化着了一株株辣蓼草：那披针形的叶片在风中轻轻晃动，阳光无比明亮地照着，细细的碎响宛若从时光的最深处传来的歌谣，若有若无，暗香浮动。

江南的传说还说到：杜康就用这种草来做药引造酒，不用再去杀人了。为了思念女儿，就把这草叫做“蓼”，现在人们叫做红蓼或辣蓼。

——辣蓼生于水畔，种籽落进水流水中，被带到徐缓之处，就会生根发芽、开花，生命如此神奇：为善而死，而又在时间的长河中，顺水而生……

被误解的大麻

梦亦非

“各种各样的进展和技术已经融合成了一种艺术状态的室内大麻种植体系，它被称为‘绿海’：数十枝由克隆切条而来的在遗传上是同一的大麻植株紧紧相挨，在高强度的灯光下成长。一个‘绿海’园可以有上百株大麻，其空间不过一张有6个落袋的桌球台的大小，用一对1000瓦的灯泡来照射，它可以生产3磅精育无籽大麻，时间为2个月。”1987年，作家迈克尔·波伦用荷兰看到人类已如此在室内栽培大麻。到了90年代，美国的大麻客们跑到荷兰去种植，因为这个国家并不全部禁止大麻。

大麻喜欢炎热的地区，比如中国南方沿海地区，但中国也不允许种植大麻，禁止吸食大麻，许多娱乐明星三天两头因为吸食大麻而成为丑闻的焦点。

但吸食大麻，从一开始并不是违法之事，60年代文化的高潮是从1966年到1969年，大麻也在这个时间段时受到艺术家们的热捧。奥立弗·斯通的电影《大门》让现在的人理解60年代摇滚文化和大麻的关系：大门乐队在演出的时候，观众扔上来的大麻卷烟几乎埋掉了脚面！而马丁·斯科塞斯的纪录片《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中，你会看到人们像兄弟姐妹一样微笑着传递大麻，而在参加音乐节的40多万人中，没有一个人觉得这和抽烟有什么区别。1969年，使用大麻尚属合法的。70年代，尼克松签署的《综合性药物滥用预防与控制法》把大麻列入了最危险的毒品类。

大麻也就成了一种非法的植物。没有比这更奇怪的了，因为人类自己的失望，所以归罪于大麻这种植物，并且，吸食大麻并不象普通人认为的那样危险，按照 Merck Index 第12版的小鼠半数致死量（LD50）推算，体重75公斤的人需要同时吸食21克高效大麻，吸收所有的四氢大麻酚才可以达到这个剂量。如果口服，需要量增加到大1磅（454克）——显然很少有人会疯狂到吸食这么多的高效大麻。

无论如何，让我们来看看只在法制报道中出现的大麻的原型吧：俗称“火麻”，为一年生草本植物，雌雄异株，是人类最早种植的植物之一。大麻的茎、竿可制成纤维，籽可榨油。作为毒品的大麻主要是指矮小、多分枝的印度大麻……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大麻都是毒品，它们原本是摇曳生姿在大自然中的绿色精灵。

假槟榔哲学

梦亦非/文

当某样事物被认为是“假”时，往往意味着血统的不正宗，或者质量有问题，或者品质完全不同，比如假名牌，假珠宝，假酒……但如果命名中有“假”时，则往往是“真货”了，诸如假牙、假肢、假发，以及我要说的假槟榔。

槟榔是一种植物，茎干修长，高可达30米，无刺而有轮，果长卵圆形，橙色或红色，将果子剖开了在里面填上碱性物质，就是海南人与湖南人疯狂上瘾的嚼不停的“槟榔”了。而假槟榔呢？当然是不能嚼的，虽然它也有红色果实。所以你知道有人嚼槟榔而不会听到有人“嚼假槟榔”，有“槟榔西施”而没有“假槟榔西施”。假槟榔与槟榔（不能称为“真槟榔”）虽然很相似，但还是有区别的，假槟榔为棕榈属假槟榔属，而槟榔则是槟榔属，在“属”这个分支上，两者就已不同了，所以分类学上的“种”差别更大。

假槟榔也是常绿乔木，可以高达20余米左右，树干笔直地单立着，有如标准化的旗杆，可以说再没有植物能象它一样对成为旗杆情有独衷了。叶簇生在树干的顶端，伸展起来象伞一样——想想真泄气：旗杆上长出的不是旗帜而是伞！叶长至2.5米，羽状全裂，叶鞘宽大以可作睡椅落。树叶一圈圈地落，于是环状痕一年年地生长上去，据说是一年一圈。

我们一群诗人在珠海开会，会后去参观一个村民早就弃村而逃的古老村子，村口废弃的小学校变成了艺术家们的工作室，工作室门口就有一株假槟榔，瘦小、苍古、破损地高出周围的树，直挺挺地插入云天，那树干上挂了一块牌，标明是假槟榔，150年历史。我一见大为惊叹：

“这些艺术家真艺术，居然雕塑出这样一件超级仿真的作品，连虫咬风蚀的树洞都像真的一样，看起来真像是一百五十年历史的树！”

另一诗人在旁边纠正：“这是真的树，不是艺术品。”

“这上面分明标着假槟榔嘛。”

“此假非彼假……”

试图纠正的诗人也搞不清“此假”与“彼假”的区别何在了，这就是诗人不读哲学的结果：在艺术品与假槟榔面前，彻底无语。

这时女诗人马莉也看到了假槟榔，兴奋地叫她的先生朱子庆过来看，那漂亮而沧桑的树干，一百五十圈就这样一年一年地高上去，其间会有多少故事与见证明啊，马莉只差没当场赋诗，这是个非常有激情与诗意的女诗人，虽然话题转移了，但问题并没有解决：为何会叫假槟榔？

百度一下这个问题，原来，碰到这个问题的并不只是诗人们，有人提问：“假槟榔和槟榔是不一样的品种，虽然形似，但椰子树也和他们类似啊，我想问，为什么叫假槟榔呢？为什么不另起一个名字呢，有一个‘假’字在名字里多丑啊。”有人在后面感性地回答：“假槟榔长的和槟榔外形相似，故被称假槟榔！”而有人则装着专家似的解释：“槟榔是人们较早前认识的，后来人们又发现了类槟榔的物种，但又不是槟榔，为了区分它，又要让人们知道它与槟榔类似，所以叫它假槟榔——个人解释。”

至于为何叫“假槟榔”呢？别问我，我也不知道，但通过这件事我知道一点：世界上不会有只有你才会碰到的问题，但是，没有任何问题会有唯一的答案。

菠萝菠萝蜜，打雷不下雨

梦亦非/文

“菠萝菠萝蜜，我的宝盒蜜 / 快点显灵蜜，算我求求你 / 菠萝菠萝蜜，打雷不下雨 / 我的小情人（儿），不再孩子气，不再孩子气……”如果你正古八经，如果你还是一个天天“般若菠萝蜜”的佛教信仰者，听到这乱七八糟的词儿请别砸遥控板——直接废了功放或音箱最好。这词是影视歌主持四栖星谢娜同学的名歌《菠萝菠萝蜜》的歌词，歌的内容不外乎是与另一个男人抢自己的小情人儿。

此菠萝蜜与南方的水果婆罗蜜有何关系？且听洒家慢慢道来。

菠萝蜜（*Artocarpus heterophyllus* Lam）是一种乔木，属于桑科，在亚洲的热带地区经常可见，中国的海南、两广与云南都能看到它那并不赏心悦木的水果。这种乔木可以高达20米左右，树叶革质地粗厚，花不耐烦精雕细琢，直接就开在了树干上与粗枝上，所以它属于“茎花植物”。我们吃到的水果菠萝蜜就是这些花结出的“聚花果”或曰“多花果”——很多花结成的果聚集在一起。团结起来力量大：果实普通也有5、6公斤，如果看见20公斤重的，请相信那是真的菠萝蜜而不是伪造的。

多年以前，我一狂热的佛徒哥们去西双版纳“实习”做僧人，回来大谈菠萝蜜如何如何绝世佳味——可以有任何水果的味道。“那岂不成了迷宗水果？”旁边的某文学大师不以为然地撇撇嘴。后来我在广州吃到了这种水果，北京路，一小贩现剖，十块钱一小盒，与女友买回两盒，我尝了几枚感觉那味道太奇怪了，的确是“迷宗味”，剩下的一口气全被女友吃光光，我就不明白那味道有何迷人的。书上说了，喜欢的人认为“肥厚柔软，清甜可口，香味浓郁”，而不喜欢的人会认为“有猫屎味”，佛祖爷爷保佑：希望喜欢菠萝蜜的人别看到这种恶心的说法。

那么，水果菠萝蜜与佛经中的菠萝蜜有何关系呢？在佛经中“菠萝蜜”是“到彼岸”或“渡到彼岸”的意思，所以《金刚经》全名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心经》全名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不管是菠萝蜜还是波罗蜜都是音译，通用的。吃这种水果能增长智慧不成？在吃之前最好先在盐水里泡一下防止过敏或拉肚子。网上有人发贴问为何吃了会拉肚子，楼下立刻有人如是回答：1、不干净，2、你的体质不适合。我真恨不得一脚把这“大智者”当足球颠出去，但人家谢大小姐在屏幕上装可爱地先帮了我的大忙：“菠萝菠萝蜜，继续念咒语 / 我和小情人，永不再分离 / 把那个小子，一脚踢进水里去。”

所以，此菠萝蜜与彼菠萝蜜的关系就是没关系，就象打雷与下雨没有必然关系一样……

博落回

梦亦非

打电脑游戏对一个作家而言可能是很可笑的，但我得承认我一直是《轩辕剑》系列的铁杆热爱者，这系列的游戏历史较“悠久”，从二维发展到 3D，它的第三部《轩辕剑 3》是二维游戏，至今我很怀念这款游戏的生动活泼，在游戏中你可以在路边、房前屋后晃动，当鼠标变成手的形状时，意味着你捡到某样东西，或者刀剑、或者药材。在所抓取的道具中，就有一种药材叫博落回，用于炼药。到了《轩辕剑 4》以后，游戏变为 3D，没有了在草丛中采到药材的乐趣，所有捡到的道具都会放在一个箱子里，显得挺傻叉的。不过，博落回一直是这个系列游戏中的药材道具。

我之所以要说起《轩辕剑》，是因为从游戏中我知道博落回，这种植物的名字挺奇怪，在汉语中它没有实在意义，不能让人产生联想，也就是说它的名字只是一个语音意义上的能指，但“博落回”三个字组合在一起有种让人着迷的效果，嗯……像吃了某种西式糖果。

但真实的博落回却绝不是吃起来“像某种西式糖果”，这种“糖果”是要命的，它的毒素对人的神经系统和心脏有明显的作用，误食后会出现胃肠道症状，量再多一点，会呕血、头晕、心悸，量再加大一点点，你得去向撒旦先生报到了。但有意思的是，绝大多数对血液与神经系统有害的植物，却是外科用的良药，博落回就是治跌打损伤、风湿关节火、湿疹和癣症的良药。在显微镜下观察，载有滴虫的玻片上滴入号博落回汁液后，滴虫即立刻全部死亡；而滴入卡巴肿、灭滴灵等 2 小时后，滴虫仍在活动。可见这种植物的杀菌能力多强。

说了半天，博落回是什么模样呢？多年生草本或者半灌木，中空的茎直立着，可高 2 米左右，叶子是宽卵形或近圆形，它的花没有花瓣只有花萼，黄白色，果子很多很细，总之这种植物看起来挺怪异，完全对得起“博落回”个怪异的名字，我在知道这种植物之前就见过它们，因为中国南方较为常见，生长在山坡、路边及沟边的这种植物给我不亲近的略带邪气的感觉，但我不知道它叫博落回，后来将名字与植物对上号之后，仍然只喜欢名字而不喜欢其物。

博落回是罂粟科的植物，英文名叫 Plumepoppy——看起来汉名字是英文名字的直接音译。虽然它有一个很棒的洋名，但中国民间更多地用一些最土气的名字来称呼：号筒草、三钱三、土霸王……

薄荷味的笑

梦亦非/文

“多年生草本，高 10~80cm，全株有香气。根茎匍匐。茎直立，方形，有分枝，具倒生柔毛。叶对生，披针形、卵形或长圆形……”麻烦你在脑袋中想像一样这是种什么植物？根据这段植物学术语的描给。反正作为一个诗人，我是没法把它与薄荷这种植物对应起来的。这让人怀疑植物学的描述不是为了让让人搞清事物，而是给事物罩上云山雾海。当然，这是对我等俗人而言，也许植物学者就能联想起来。看来虽然都是用语言，但隔行如隔太平洋哪。

我是用了许多年，方把薄荷的名字与实物联系起来。村子里田边路旁常见“鱼香菜”，这种野菜我小时候坚决不吃，因为它的气味过于浓烈。这种野菜被派上用场往往是村里分干炒死牛烂马时，因为肉有腐臭气，所以要用鱼香菜去清除臭气，不过现在想来肉臭是本质，鱼香菜的气味是表象，表象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本质的。当年我不吃鱼香菜，也就是不吃死牛烂马，今天我爱吃鱼香菜，却不吃死牛烂马，可见对某些事物我天生有着哲学的区别？不成我是个连自己也不知道的哲学天才？

惭愧惭愧，直到前一年，我与李小闹同学在武汉植物园闲逛时才把荷薄与鱼香菜联系起来。李小闹同学遥指一片草地：“薄荷！”我一听很紧张，就象有人告诉我前面是好奇已久的某位名人一般，三步并作两步上前行：“什么薄荷？这不是普通的鱼香菜吗？”在我一向的想象里，薄荷就是非常薄的一种荷叶，可能比池塘里的荷小一些薄一些——请原谅一个诗人的顾名思义。李小闹同学白了我一眼，指着那边的小牌，果然，那上面明白无误地标着“薄荷”，这回我相信了，我美好地想象了几十年的美丽的薄荷就是几十年前就见过的鱼香菜！（有点崩溃的感觉）上帝保佑，不是我的认识错了，而是薄荷错了：它没按我想象的模样去生长。

诗人的想法是有限的，远远比不上植物学家的想象，甚至比不上流行歌曲词作家的想象，王筝的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中如是唱“推开窗看天边白色的鸟 / 想起你薄荷味的笑”。我把后一句作为 MSN 签名，某诗人如是问我：“什么是薄荷味的笑？是不是阴沉沉的那种？”我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什么是薄荷味的笑，于是只好回答：“可能与僵尸的笑差不多吧。”

自己寒一把……